

林 静 / 著

# 英美文学名家的 死亡哲学

THE THANATOLOGY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CLASSICS



艾米莉·勃朗特

托马斯·哈代

约瑟夫·康拉德

弗吉尼亚·伍尔夫

E. M. 福斯特

T. S. 艾略特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厄尼斯特·海明威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英美文学名家的  
死亡哲学

THE THANATOLOGY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CLASSICS

林 静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美文学名家的死亡哲学 / 林静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222-12065-5

I. ①英… II. ①林… III. ①英国文学—文学研究②  
文学研究—美国③死亡哲学—研究 IV. ①I561.06  
②I712.06 ③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5903号



责任编辑: 文艺蓓

责任校对: 李平

整体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mailto:ynrms@sina.com)

开本: 887mm×1194mm 1/32

字数: 180千

印张: 9.375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君和印务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2065-5

定价: 32.00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刷科电话: 0871-64191534

## 目 录

<b>第一章 艾米莉·勃朗特</b>	001
一、荒野、温暖的家与家庭生活	002
二、早期文学创作及诗歌	009
三、小说创作	021
四、死亡来临	032
<b>第二章 托马斯·哈代</b>	035
一、早年生活	036
二、哈代的人生哲学	040
三、哈代作品中的悲观主义色彩	042
四、爱玛组诗中的死亡观	044

五、《德伯家的苔丝》与哈代的悲观主义	051
<b>第三章 约瑟夫·康拉德</b>	069
一、早年经历	070
二、作品特征	073
三、《吉姆爷》	076
四、《黑暗的心》	089
<b>第四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b>	103
一、早年生活	104
二、布鲁斯伯里集团 (The Bloomsbury Group)	107
三、现代主义小说	109
四、死亡阴影与生死本能的意义	113
五、存在与虚无——《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 中的死亡思考	117
<b>第五章 E. M. 福斯特</b>	135
一、作者生平与写作生涯	136
二、人生观和哲学观	137
三、《最漫长的旅程》中的生与死——生命意志的 体现	146
<b>第六章 T. S. 艾略特</b>	169
一、生平与写作	170

二、艾略特的哲学思想	176
三、《荒原》——都市的废墟与死亡的隐喻	181
<b>第七章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b>	201
一、早年生活	202
二、爵士乐时代	207
三、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悲剧	217
四、穷人与富人	218
五、电话与汽车	222
六、生命的姿态	228
<b>第八章 厄尼斯特·海明威</b>	245
一、生命的痛苦与英雄主义式的奋斗	246
二、写作观点	250
三、小说中的疼痛	253
四、《永别了，武器》中的医学	256
五、生命意义的虚无	266
六、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	274
<b>参考文献</b>	283

第一章  
艾米莉·勃朗特

Cold in the earth —— and the deep snow piled above  
thee,

Far, far, removed, cold in the dreary grave!

Have I forgot, my only Love, to love thee,

Severed at last by Time's all-severing wave ?

你冷吗，在地下，盖着厚厚的积雪

远离人世，在寒冷阴郁的墓里！

当你终于被隔绝一切的时间隔绝

唯一的爱人啊，我岂能忘了爱你？

——艾米莉·勃朗特

## 一、荒野、温暖的家与家庭生活

英国 19 世纪女作家群中，勃朗特三姐妹是最耀眼的。1847 年，《简·爱》《呼啸山庄》和《艾格尼斯·格雷》在英国先后出版，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尤以前两部作品为甚。在其后的 150 年间，勃朗特姐妹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家。她们的作品被不断地改写和模仿，她们的旧居成为旅游的热门景点。

在阅读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时，读者和评论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她们的作品和生活环境与个人境遇联系起来。压抑、孤独、与世隔绝都是人们对勃朗特作品的氛围的普遍感受；家人逐个去世加重了这种不幸的砝码；她们居住的哈沃斯（Haworth）这个地方有着大片的荒野、沼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牧师宅邸位于小镇的末端，经常处于北风的横扫当中。宅邸两边即是密密麻麻的墓地，这些墓地一定激发了勃朗特姐妹们关于死亡的想象。勃朗特姐妹生活的真实环境也不可避免地被写入了书中，如在《简·爱》的一开始，夏绿蒂·勃朗特就描写道：“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太可能了。早上我们倒是在仅剩枯枝的灌木林里漫游了一个小时，但从午餐时间开始（没有客人，所以里德夫人早早就用餐），凛冽的冬风夹带着阴郁的乌云和滂沱的大雨而来，于是额外的户外运动就免谈了。”<sup>[1]</sup> 冰冷、阴郁、灰沉沉构成了这一章的语调，衬托出简不幸的童年

【1】〔英〕夏绿蒂·勃朗特：《简·爱》，李文绮译，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生活。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当简得知罗彻斯特是有妻子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我放逐，出走到了惠特克劳斯，书中这样描写道：

我周围是大荒原，我脚下深谷的远处，是一片起伏的山林。<sup>[1]</sup>一条条道路伸向东南西北——灰白、宽敞、孤零，全都穿过荒原，路边长着茂密的欧石楠。<sup>[2]</sup>我试着再走，拖着疲惫的双腿慢慢地朝它走去。它引导我穿过一个宽阔的沼泽，从斜刺里上山。

荒原、山林、沼泽地等景物的描写使人不由得和作家本人家乡的环境联系起来。无独有偶，艾米莉在《呼啸山庄》的开头也这样写道：

“呼啸山庄”是希思克厉夫先生家的名字。“呼啸”是当地特有的形容词，它描绘出了在约克郡这块荒凉的地方暴风雨来袭时的恶劣情形。通过房子尽头那几棵病态枞树生长的角度，以及那排朝同一方向伸出的枝干好像是向太阳乞讨温暖的荆棘，我们不难猜想北风刮过山坡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房子建造得很结实。狭小的窗子深嵌在墙里，同时墙角也用突出的大石头保护着。

呼啸、暴风雨、北风，山坡上的孤零零的房子给人留下了荒凉而狂野的印象，奠定了小说的基调。姐妹俩的作

【1】〔英〕夏绿蒂·勃朗特：《简·爱》，李文绮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241页。

【2】〔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蓝婷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页。

品中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有着相似之处，即采用荒凉、偏僻、冰冷和阴沉沉的调子，以此来衬托小说中人物的曲折生活。勃朗特姐妹居住在哈沃斯，此地接近约克郡和兰卡斯特郡的交界处。四周环绕着起伏的山坡，中间时有草地、树林和村庄点缀，并有不少沼泽地伸展到目光极致处。荒原对于她们来说充满了无法遏制的吸引力与不可羁绊的疯狂的魔力。对于荒野的热爱，夏绿蒂描绘的艾米莉：“我妹妹艾米莉爱荒原，在她眼中，最幽暗的石楠丛会开放出比玫瑰还要娇艳的花；在她心里，铅灰色的山坡上一处黑沉沉的溪谷会变成人间乐园。”<sup>[1]</sup> 荒野与艾米莉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诗人气质十分吻合，因此夏绿蒂描述道：“当她从她自己那寂静无声、与世隔绝，然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换到一种纪律严格、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是她无法忍受的。”<sup>[2]</sup> 对于艾米莉的生前生活，夏绿蒂还描述道：“家乡的山山水水对她来说，远远不止是一派景观，它们是她生活其间并赖以生存的事物，正如野鸟是它们的居民，石楠是它们的出产一样。”<sup>[3]</sup> “她在荒凉寂寥的处所找到许多开怀的乐趣，而她胜过一切，最最热爱的是——自由。”<sup>[4]</sup> 艾米莉一生没有爱情与婚姻，更没有儿女。她的爱是超然的，她经常把自己的爱投放到大自然、原野、动物和她作品中想象出来的人物身上。

【1】〔英〕夏绿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诗选——序（1850）》，见《勃朗特姐妹研究》，第31页。

【2】〔英〕夏绿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诗选——序（1850）》，见《勃朗特姐妹研究》，第31页。

【3】宋兆霖主编：《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第9卷，姚锦铭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2页。

【4】宋兆霖主编：《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第9卷，姚锦铭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7页。

荒野哺育了勃朗特姐妹们独立自由的性格，家庭给予的温暖与适当的教育也为她们今后的文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母亲的过早去世使孩子们只能依靠父亲生活。很明显，姐弟们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是一位优秀的父亲，他不仅在知识方面也在人格方面对孩子们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820年，勃朗特牧师带着妻子和六个孩子（最小的仅三个月大）来到霍沃思就职，住进了牧师宅邸。此座宅邸建于1779年，前面有一个小花园，两边被教堂所包围，一条安静的小路通往小镇的主要街道。住宅位于小镇的最边沿，再往外走即是沼泽地，此即激发勃朗特姐妹写作想象的环境。勃朗特牧师收入微薄，养育孩子之余无任何积蓄。而如他过世，房子等遗产也要转手他人，因此他一直非常焦虑，希望孩子们能够学到足以谋生的技能。勃朗特家的孩子拥有不一般的童年，事实证明，他们的童年对他们的精神生活是一种解放。他们的父亲热爱政治学、文学和大自然，他培育出了一群聪明和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勃朗特牧师早年曾在剑桥大学就读，后办过学校，因此他有着教育子女的想法。“就教育子女而言，他希望她们能吃苦耐劳，不去关心饮食和服装带来的欢乐。”<sup>[1]</sup>勃朗特牧师经常同孩子们讨论政治问题，鼓励他们多阅读书籍。家里的孩子们进行的是互助教育，他们喜爱围在一起探讨文学故事，相互分享自己的创作并从讨论中获得新的灵感，这种家庭内部的自我教育给勃朗特家的孩子们提供了最好的精神食粮，这是他们在外面的学校学习不到的。这也解释了为何勃朗特家的孩子们足不出户却能写出优秀的诗歌

【1】高万隆：《艾米莉·勃朗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和小说的原因：他们的家庭教育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知识，而相对封闭的生活则促进了他们庞大的想象力。

头脑的逻辑理性以及想象力的强大在艾米莉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她曾经在比利时就读，当时她的老师埃热先生在谈到她时说：

她那强有力的理性可以从旧的知识中推演出新发现的领域，她那顽强的意志可以不畏任何反对的意见和困难，她绝不让步，必要时可以献出生命……此外，她的想象力又非常强大，如果她写一部历史，她对场面和人物的观察必定能够表达得极为生动、极为有力，而且又有根据，以至于能够完全说服读者。<sup>[1]</sup>

家庭的环境造就了勃朗特姐妹们的成就，归纳起来，这些因素包括“情感自由、学习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氛围促进了天才们的成长。这种自由与后天的努力相结合，同时辅以仁爱教育和自然的熏陶”<sup>[2]</sup>。

然而，不幸还是降临到了这个家庭。1814年出生的大女儿玛丽亚，在1825年5月死于霍沃思，享年11岁。她在考恩布里奇寄宿学校（Cowan Bridge School）度过了艰难的学生生活，忍受着饥饿、寒冷和其他年龄较大的学生的欺凌，更要受到被老师威胁下地狱的屈辱。她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肺结核的晚期。在夏绿蒂的笔下，她被描述成为一个非常有活力、敏感并拥有阅读天赋的人。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伊丽莎白生于1815年，和玛丽亚死于同一年。她们上了同一所学

【1】[英]玛格丽特·莱恩：《勃朗特一家的故事》，杨静远、顾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

【2】[英]高万隆：《艾米莉勃朗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校，死于同一种疾病。夏绿蒂和艾米莉也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由于两个姐姐的去世，她们被父亲接回家中。两个姐姐的去世成了夏绿蒂心头的创伤，并反应在她的小说当中。在《简·爱》中，考恩布里奇寄宿学校化身成为洛乌德寄宿学校，玛丽亚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海伦·伯恩斯。家中唯一的男孩布蓝威尔生于1817年6月，天生聪明伶俐，受到全家人的爱护。他学习绘画和写作，但成年后却对饮酒和吸食鸦片上了瘾，于1848年死于霍沃思，享年31岁。艾米莉生于1818年，死于1848年12月，仅仅活了31年。《呼啸山庄》是她留存于世的唯一作品。艾米莉喜爱在霍沃思的荒野和沼泽地中闲游。在1848年的时候，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急剧恶化。她得了肺病，除接受了一次来自于伦敦的医生的医治之后，她拒绝了其他的治疗，而前者还是在她亲戚的坚持下她才妥协的。她于12月时死在餐厅的长沙发上。生于1820年的最小的孩子安仅仅活了29岁即撒手人寰。安的健康也开始恶化，和她的哥哥姐姐一样，她也得了肺病。1849年4月，她想要去东海岸的斯卡波罗去休养，希望海边的空气有助于自己的恢复。然而不久她感到极度虚弱并要求回到霍沃思。她死于星期一，并被埋葬在斯卡波罗的圣玛丽墓地。夏绿蒂最终于1855年死于同样的肺结核，终年38岁。

勃朗特一家人的悲剧和他们居住的环境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霍沃思海拔过高（高于海平线314米），并且土壤呈酸性，较难进行农业耕种，但可以收获畜牧所需的枯草和燕麦，因此不难想象，此地工业革命时期，兴起了羊毛加工业。

根据Juliet Baker考证，霍沃思的人们主要进行家庭作坊式的“羊毛精梳”（wool combing）业。为了减小对羊毛

纤维的破坏，人们通常在没有通风设备的室内进行工作。火炉整天燃烧以备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很多人工作和生活都在同一间屋子内，健康受到了羊毛纤维的伤害，因此很多人都感染了肺病，尤其是肺结核。而原始的卫生条件使这一状况更加恶化。霍沃思通过九条水管和两个公共水井向公众提供饮用水（其他还有五口私人的水井，其中一口井属于勃朗特家）。饮用水供应系统全部被病菌感染了，其中被感染的一口井水甚至通过了勃朗特老牧师的教堂，有可能夏绿蒂在肺结核之外还感染了伤寒。由于教堂周边围绕着墓地，水源可能受到污染的缘故，在此情况之下，毫无疑问居民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除此之外，食物短缺也是导致居民死亡率较高的原因之一。通常人们的食物只有粥，这导致了维生素的欠缺。只有简陋的厕所，牧师宅邸的厕所不过是一块木条覆盖于一个土坑之上。由于没有有效的排水系统，污水只能在地面上通过开放的沟渠排出。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人们非常容易染上疾病。<sup>[1]</sup>根据1850年巴贝奇的报告（Babbage Report），霍沃思在英国属于居民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41.6%的人口在六岁之前死亡。”<sup>[2]</sup>从这个角度看来，勃朗特一家的悲惨遭遇在当地还算平常。勃朗特家的孩子们都活过了7岁，而最大的两个女儿分别死于10岁和11岁。

---

【1】Juliet Barker, *The Haworth Context*. Heather Gle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ronte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第15-18页。

【2】Juliet Barker, *The Haworth Context*. Heather Gle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ronte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第18页。

## 二、早期文学创作及诗歌

009

对于勃朗特姐弟创作的起源，夏绿蒂是这样描述的：

1826年6月5日的夜里，勃朗特先生从利兹回来时给勃兰威尔买了一盒木头兵。第二天一早，当勃兰威尔拿着这些木头人出现在女孩子们的房间门口时，勃朗特家孩子们的人生出现了转折点。夏绿蒂和艾米莉跳下床来，姐姐抓起一个士兵嚷道：“这是惠灵顿公爵，就拿他做公爵！”夏绿蒂说话的时候，艾米莉也拿起一个，说是她的；安妮下来后，说她也该有一个。夏绿蒂的士兵在所有的士兵中最高、最漂亮，各方面都最完美。艾米莉的那个是神情严肃的家伙，被叫作“严肃鬼”。安妮的是个奇怪的小家伙，很像她自己，大家叫他“小听差”。勃兰威尔给自己挑选了一个，把它叫作“波拿巴”。于是，孩子们就以这几个木头人为戏剧人物，开始了妙趣横生的少年文字游戏——优秀作品面世前的练笔。在这些让人狂热着迷的文学游戏中，他们的想象力在自由的空间任意驰骋，得到了充分发挥，锻炼了观察能力和写作技巧，形成了各自运用自如的文体风格，为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sup>[1]</sup>

在这些玩具兵的激发下，勃朗特家的四个孩子开始构建自己虚构的文学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加入了想象出来的人物，用诗歌、故事、戏剧或小说的形式来记述人物的传奇经历。一开始，这样的文学创作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要知道游戏乃孩子的天性。他们沉湎于自己的游戏当中，以至于这样的创造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必需。他们共

[1][英]盖斯凯尔夫人：《夏绿蒂·勃朗特传》，祝庆英、祝文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同编织着自己的梦幻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共同的背景和人物，时间从 1829 年到 1845 年，跨度长达 16 年。<sup>[1]</sup>

他们创造了两个世界：夏绿蒂和布蓝威尔创造了安格利亚王朝（Agria），艾米莉和安妮创造了贡达尔王朝（Gondal）。贡达尔王朝的文本主要由艾米莉的诗歌和散文构成。贡达尔王国是艾米莉与安妮虚构的一个岛屿，位于太平洋。王国内有两大家族：安哥拉王国的布伦泽达家族和埃克希纳家族，两大家族之间有世仇，因此他们之间冲突不断。在这个虚构的王国里，最主要的人物是女王奥古斯塔·杰拉尔丁那·阿尔梅达，她模样漂亮、行为奔放，同时又很残忍。她毁掉了众多的情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把亲生的婴儿遗弃在雪地里。这个幻想出来的岛屿上充斥着背叛与惩罚、爱情与死亡。

艾米莉在写作贡达尔王国的过程中沉湎于故事当中，以至于故事和她的真实生活交汇在一起，难以区分。根据 1837 年 6 月 26 日的艾米莉和安妮的日记，她们正在编写一场贡达尔的加冕典礼。

安妮和我坐在起居室。安妮在写一首诗，开头是“夜晚多美好，阳光多明媚”；我在写奥古斯塔·阿尔梅达生平的第一卷，倒数第 1—4 页。天气不错，凉爽的薄云，阳光依稀可见。姨妈在小房间里干活，塔比在厨房里。贡达尔国王和王后正要出发前往加尔达恩岛准备加冕典礼，这个仪式将在 7 月 12 日举行。维多利亚女王本月登基。<sup>[2]</sup>

对于这种不分幻想与现实的创作生活，令夏绿蒂意识

【1】高万隆：《艾米莉勃朗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55 页。

【2】Richard Benvenuto, *Emily Bronte*,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2, p.10



到了某种危险，她努力想要把这种想象力进行一定的抑制：

从我的想象中把那些长期占领着的形象打发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亲密的老相识，我能毫不费力地描绘出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那些人白天在我的思想里，夜间甚至许多次奇怪地潜入我的梦境。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我感到仿佛站在一家人门口，同屋里的人们告别。当我试图邀请新来的住户时，我感到仿佛来到一个遥远的国度，那儿每张面孔都是陌生的，全体居民的性格都是不解之谜，需要下许多功夫去了解，付出大量才能去阐释。<sup>[1]</sup>

然而对于夏绿蒂的这种忧虑，艾米莉不以为然。她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创作天地里，在小小的牧师住宅里，在繁忙的家务活之余写作了大量的诗歌。她并不在意夏绿蒂积极投入社会生活的告诫，一直生活在一个隔绝于其他人和世界的小圈子里。除了家庭生活和家人之外，她非常不情愿面对陌生人和陌生的事。她几次离家求学并马上返回家中的经历就是证据。因此，“艾米莉是一个‘灵魂自足’的典范，完全无视并独立于各种具体物质带来的直接经验之外”<sup>[2]</sup>。在没有第一手的直接经验作为写作的基础的情况下，她的作品基本上靠阅读得来的间接经验和强大的想象力来进行。结果证明，她所具备的天赋和想象力足以弥补直接经验的欠缺，使她的作品带有与众不同的特征。艾米莉阅读了不少浪漫主义诗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自己的诗歌创作。从内心深处而言，她是一个充满狂热感情的人，然而由于

【1】宋兆霖主编：《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第9卷，姚锦铭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

【2】高万隆：《艾米莉勃朗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